晉綏日報

第一八三七號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神府一區二鄉
是怎樣進行救災生產工作的

朗超同志關於神府縣一區二鄉怎樣進行救災生產的報告，是很好的經驗，值得各地學習的。神府的災荒的確是很嚴重的，因為支援戰爭人民把幾年生產的糧食積蓄幾乎全部都貢獻出來，而去年又遭受幾十年來所未有的旱災，因而發生大批逃荒，影響生產，已發生不少餓死人現象；這一個嚴重的災荒困難，擺在我們共產黨員的面前是應該束手無策坐待人民逃命或者餓死還是應該設法搶救爭取不餓死人把土地全部大部種上呢？從朗超同志來信證明我們是能夠戰勝災荒，可以不逃荒和不餓死人的。這就依靠各級領導者認真的對待人民生死問題，積極去設法解決災荒中的問題，而不是只是喊叫或者官僚主義的下個命令就以為可以解決問題。這就依靠真正通過群眾小積極分子去組織群眾討論如何依靠大家力量去戰勝災荒中的困難，主要的從生產互助中解決，而配合以必須的公家救濟，而不是只靠公家救濟因而形成各管各的混亂現象。這就是他們所以能夠戰勝困難的根本原因。很顯然的，各地區、各村、各戶災情均不一樣，只要我們真正去了解情況，認真負責組織戶與戶、村與村、區與區縣與區縣的調劑互助督促生產的辦法，是能夠解決這一部分地區、一部分村莊、一部分人家的困難的。像神府一個鄉可以如此解決，一個區一個縣也可以如此解決，一個鄉想各種方法解決災民的困難，僅需十七石貸糧可適當解決問題，那麼全神府將近一千五百多石貸糧是很有辦法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的領導同志能否以真正對人民負責的精神去對待災荒與死亡的問題，如果不是習慣於官僚主義對待工作的話，那我們相信各地災荒都能夠如一區二鄉一樣得到解決，那就表現我們共產黨員是有能力的，是會為老百姓辦事的，如像群眾選出來的救災小組積極分子一樣是會獲得群眾的擁護的，我們希望各地同志都能夠這樣做。各地領導者都應向朗超同志領導一區二鄉救災生產的經驗學習。戰勝災荒，把秋田全部種上。我們要有信心一定要這樣做。

晉綏分局　五月二十八日

李政委並分局：

關於神府縣的災情和我們前一時期進行生產救死工作的情形，曾先後寫了三次報告。最近接分局救災救死緊急動員令後，縣委隨即依照神府的實際情況，作了詳細討論和研究，除給各區、鄉發出緊急指示外，並由縣、區、鄉三級幹部合組了幾個搶種工作突擊隊（縣、區主要幹部均參加了這一工作），分赴各地領導群眾並和群眾一起進行搶種補種，爭取在二十天內消滅所有熟荒。其進行情形，容後另行報告。前一時期，我曾去一區二鄉專作了一次生產救死工作，茲將在工作中所發現和解決了的一些問題，以及具體進行過程報告如下：

（一）依賴救濟、靠公思想成為主要障礙

當我初到一區二鄉檢查了該鄉組織生產救死和第一次發放貸糧的工作情形後，得知凡是真正勤勞實受而因缺乏口糧籽種無力耕作的人，在得到貸糧後，即已全部用到了生產上，如王家溝劉發放貸糧八斗，三天內就增種了二十三垧地。劉家俊二十三戶人得到貸糧米一石九斗，半個月就種地二百五十垧，特別是尚家塌村，一年近六旬的寡婦老婆，在得到三升貸糧後，第二天就積極和侄子闊蒼則變工接種，僅八九天的工夫，將自己所有的十二垧地即全部按種完畢。他們觀感激的說：「要不是公家的幫助，那我們就無力氣種地了，政府真比自己的親娘還關心。」而貸給那些不勤勞有嗜好者的口糧和籽種，多未被運用到生產上去。如常尾峁十一戶人分到貸糧三斗，卻未種一垧地。王家莊王候狗竟把所貸給的六升籽種幾天就吃光，又向政府討論救濟。這部分好吃懶做的人，不僅不以坐吃為恥，反以為榮，他們說：「人窮不做，馬瘦不吃」。「餓死了我們，公家要負責任」。甚至說：「「出不起公糧免公糧，穿不上衣領棉花，餓起肚子公家發貸糧」。還有些人本來自己存着糧食，也天天要求救濟。如常尾峁的孟保俊只一口人，現存穀米一斗，曾屢次提出要貸糧，而被拒絕後，表示很不滿意。這些都是典型的靠公思想和毫無生產觀點的具體表現，這種思想嚴重的影響着生產工作的進行。多數勤勞實受積極生產的人，批評鄉村幹部說：「公家讓我們出，軍勤我們做，放起貸糧可給得多是二流子。」他們對吃上貸糧不勞動的人所提出的批評是：「自己吃上貸糧不動彈，到幾時那也是添不滿的坑子。」「公家往起湊，自己是往下鍋，餓死那也是自己尋來的。」他們的正確意見是：「公家的貸糧不過是河裏的一塊眼石，要咱自己稍許登往腳，就能一下跳過去。」「一面吃，一面做，吃上做上，這就把貸糧用到了生產上。不好好生產，就是再有多少糧，也是白費力氣不濟事。」這許多正確的批評和意見，並沒有引起一般鄉村幹部的足夠注意，他們在這兩種思想面前表現束手無策，只是喊叫要貸糧，形成幹部中的靠公思想。因此群眾對救死的意見是搞生產，但幹部的做法是靠救濟，客觀上助長了一部分落後群眾的靠公思想。他們不懂得組織生產來救死，使群眾跟着他們的意見來辦事。正確的意見和正確的思想不能得到支持，並進而變成為領導思想；一些不正確的思想，卻聽其自流發展，沒有即時糾正。這分明是一種嚴重脫離群眾的表現，也就是單純救濟觀點所招致的必然結果。

（二）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 搞通幹部思想糾正了單純救濟觀點

針對着上述情況，我們就首先提出如何發動群眾，進行生產自救，並使貸糧能夠真正用到生產上的問題。在一個鄉村級幹部會議上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和醞釀。當剛提出這個問題時，曾受到到會一部分同志的抗拒。他們有的說：「勤勞實受的人不用發動，人家自己也會生產，二流子和不勤勞的人，發動也是白費氣力不頂事」。有的說：「凡是前揭不開鍋的，不是浪吃浪喝的，就是不勞動的人，不給吃貸糧，就要往死餓。可是吃了貸糧不生產，那還有甚辦法了」。甚至還有人說：「貸糧是個惹人事，拿一個不吃也不行，還是平均分開最公道。」但當我們提出「工作做不好，是群眾不好呢？還是怪自己領導不好？」「工作中遇到困難，是投降困難呢？還是克服困難了」「是真正的沒有辦法呢？還是我們工作不深入，而沒有積極到群眾中去想辦法了」等問題向大家發問，啟發大家討論時，到會的大多數同志，就立即把話鋒轉到了自我批評的方面去。鄉委員呼煥東說：「我自己就覺得我沒負起責任，只是上面來了多少貸糧散多少，貸糧散完，工作也就完了。」委員王支全說：「咱以前的工作，只是鄉上開完會，到農村宣傳宣傳，就算完事，根本沒檢查做得怎樣？我那村子裏種多少地也說不上來，這是自己的大缺點。」鄉長王守元檢討自己說：「我是鄉長，可是我連鄉上的生產災荒情況也知道的很少，誰家究竟有吃的，誰家沒吃的，也不清楚。散起貸糧，大家都要吃，自己掌握不住，就把貸糧平均分散了，結果很多糧都沒真正用到生產上，想起來真是自己的大錯誤。」就這樣到會的人一個一個地都作了深刻的自我檢討，並進行了互相間的嚴格批評。由於有了嚴格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所以從思想上大大驚醒了到會所有的同志，自然而然的把會議討論的中心轉移到了如何領導群眾進行生產自救，和如何使貸糧完全用在生產上的問題。有的同志說：「不搞生產，就不能自救。因之先要把靠吃公家飯的人，一下都動員起來，由好的群眾監視督促，強制他們生產。」有的說：「要實行強制勸員生產，沒有個組織是不行的，我看按自然村為單位，以戶數多少，三、五家或七、八家不等，組織起生產救死小組，叫最勤勞公正的人當組長，天天檢查督促，就能搞得好。」有的說：「把農村積極分子和群眾中最有威信辦事公正的好農民，都組織起來，經過他們說服群眾，實行互借互濟，或借糧還工，是能解決一部分飢民的口糧困難的」。有的說：「有了生產救死小組，就叫以小組逐家逐戶討論訂生產救死計劃，各人先想各人的辦法，自己想盡辦法，仍短口糧籽種時，再按短糧的情形由小組討論，自報公議，經村民會議通過，放給一點貸糧。對不勤勞的人，由小組掌握，組織他們勸彈一天發一天，不要一下發給，這樣就不會浪費貸糧了。」就這樣經過一天一夜的討論，大家爭先恐後踴躍發言，至會議結束時，大家情緒都很高，所有幹部都有了極大信心。最後我們又根據大家的意見，把它歸納起來，重複說了一遍，都覺得「這次會，可是開好了，生產救死工作一定能搞好」。

（下接四版）

新絳各區民兵基幹隊
近三百人參加地方兵團
二區基幹隊八個共產黨員最先報名

（新華社呂梁電）新絳土改中建立起的各區民兵基幹隊，於五月十日前，有近三百名隊員踴躍參加地方兵團。這些基幹隊員都是在消滅閻匪、保衛鬥爭果實的政治覺悟基礎上，自願組織起來的。基幹隊成立後，即集中各區進行政治軍事訓練，大家的覺悟更進一步提高。一區發動參軍時，七十個隊員爭相報名，模範隊員張黑且等說：「參加解放軍保衛翻身果實是光榮的，幫助將區被匪迫害群眾翻身，是咱青年的責任。」二區基幹隊中，有八個共產黨員最先報名參軍。黨員賀來鎖入黨時就曾寫着：「我是翻身農民，我願意參加解放軍，早日打倒蔣介石。」該區九十七名隊員報名後，各人都訂了自己的立功計劃。各區隊員出發前，曾回家進行了安置，並由區農會召開家庭及村幹部聯合會議，村幹部保證幫助軍屬解決困難。許多隊員家屬均勉勵兒子參軍後安心工作。光村農會主席李秉義對他兒子說：「這是給咱自己當兵哩，去了好好地幹吧！」在此次區幹隊參軍前，縣農會動員了三十多名文化程度較高的積極隊員到分區司令部受訓，培養參謀等幹部。（生本）

新絳縣聯社農具工廠
改工資制爲對半分紅
工人自動改進技術提高質量減低成本
四月份工人分紅超過原工資百分之廿

（新華社呂梁電）新絳縣聯社農具工廠，自二月底經過全廠工人民主討論，改工資制爲對半分紅制（廠方與工人對半分紅）。具體辦法是：根據全廠職工學徒之技術水平，訂出每人不同的分數發餉，按照過去工廠工資標準，工匠工資最高者爲每月麥子一大石；即訂爲一分，工人學徒過去工資爲八斗到一斗五升麥子，即訂爲八釐到一釐五。依此標準月終分紅，不足原工資時，由工廠補足，以保證工人之原得工資。工廠贏利超過原利潤時，工人即按分發多少分紅。這一分紅辦法得到工人一致擁護。兩月來，工人生產積極性大爲提高，紛紛自動早起晚睡，改進技術，提高生產。在實行對半分紅制以前，工廠製造的彈花機，內製作中各部零件未經詳細檢查，致裝成機器賣出後，買主常因發生故障抬送來修理。工人在民主討論業務中，自動訂出紀律，各部門製造出的每一零件，都由工頭負責檢驗，保證沒有毛病後，才向庫房交貨。裝成的機器，須先在廠內試驗，必須證得十分完好才出售。這樣使得產品質量得到提高。由於新絳紡織工業發展，訂製彈花機的羣衆特別多。工匠姚全貴爲改造過去舊式彈花機，便以渭南式機樣設計出一部新型輕便彈花機。工匠楊守芝又利用簡陋的工具，添製了鐵鑄進花軸，這樣便成了比渭南兩式效率更大的新型彈花機。每部只需八個工即可造成（過去工廠造的舊式彈花機是三十個工），售價較舊式彈花機低三分之一，其效能則與舊式大彈花機不差上下，每天可彈花四十斤，且比舊彈花機能吐淨沙土，使彈出的花更加潔淨。三月份，此新式彈花機出售四部，大受顧主歡迎。四月份已售出十部，並預定出五部。目前工匠們設計中的機器尚有自用的工具小鏇床，與準備出售的腳踏油印機。由於工人們努力生產，積極改進技術，已使工廠收入大爲增加。三月份，因工廠才作整頓，按對半分紅制，工人照規定分紅下來尚不足原工資標準，工廠當予抽出二百萬元給工人們補足了工資。到四月份結算時，每分分到紅利一百四十三萬元，按市價可買麥子一石二斗（大石），超過了原工資百分之二十。職工亦比三月份增加百分之五十八。（本）

朔縣瓦窰頭村
逐戶解決生產困難

（朔縣訊）瓦窰頭村逐戶解決生產困難，消滅荒地。該村八十戶人家，有地二千六百一十五畝，去年天旱荒了四百多畝地，今年有十八戶人家生產上有困難，如不解決可能要荒五百多畝地。該村代表們就和農會逐戶研究解決，如王虎由家只有女人娃娃，沒有勞動力，種夏田時全家患出水病，把種籽都吃了，秋田也完全沒種，經農會研究後，決定將近地讓她自己種，一塊梳子遠地叫她本家王金給種，到秋收後歸還草料，另外給她解決四大升種籽和一斗口糧，這樣可把土地全部種上。二流子王淑，吸大煙不勞動，土改中分了三十八畝地，全都荒了，這次強制他和本家變工種三十畝地，另外八畝自願退出，由農會分給別人種，農會給他解決一斗口糧、四升種籽，但口糧要他刨下草根來農會換。對缺種籽口糧的也都逐戶作了檢查，以實際需要給解決了四石一斗種籽，口糧都發動刨草根交換，刨一百斤草根給一斗糧子，沒有勞動力的才由農會分給糧食。村裏的五條乏牛，由區政府發了七十三斤麻餅，李有富的一條牛乏得最厲害，兩次給發了三十三斤，又休息了幾天，現在人幫着拉已能耕地了，其他四條都給解決了十斤，並將最近刨回的一千多斤草根，分給幾條累牛與乏牛餵上，

現在還些牛已能繼續耕地了。還些餓牛戶就給刨草根人家耕地，這樣牛力也大致解決了。至目前爲止，該村已耕的只留下一百畝荒地，準備小滿後再突擊耕一次，一定能超過去年的耕地面積。（王澤民）

山陰賀家窰村
男人搶種秋田
婦女按種南瓜

（新華社綏蒙訊）山陰五區賀家窰村羣衆搶種秋田。入春以來，該村農民李恆順等四戶，即自願組織變工，用牛拉犁翻地，人拉耬下種，全組二百三十二畝地，到五月中旬已種上一百九十多畝。因當緊種的已經種上，即抽出畜力到外村耕地，賺回一石五斗糧食，解決了牛料困難。在這個變工組影響下，其他農民也積極耕種秋田，預計莊稼即可搶種完畢。該村婦女也在房院空地大量種南瓜，該村共二百戶，即有二百三十二戶在房院空地種了一萬六千二百一十苗南瓜，現已提苗五千六百一十苗。（賀家窰通訊小組）

河曲郝家墕
組織剩餘勞力開荒

（河曲訊）五區郝家墕自然村，除颳子外其他秋田已全部下種完畢，不少羣衆剩餘下勞動力沒作上的，村農會代理主任賈鳳駒就號召大家組織起來到七區邊界上刨坡陽荒，當時就有九個人自動參加，按照自願結合編了兩個小組，選韓潤、王福成爲組長。行政村農會又給他們抵墊了開荒的口糧，大家情緒非常高，預計可掏坡九十畝，能打九石糧。（賈鳳駒、韓仲英代筆）

離石西相王
代表會清理各村果實
發現隱瞞私拿果實
保安村主任李有雲私拿果實
接受代表會批評願改正錯誤

（離石訊）西相王行政村代表會組織審查委員會，清理各村鬥爭果實。清理中，發現有的村莊把果實打了埋伏，賬目不清，有的村幹部私把果實拿到自己家裏去。保安自然村，原有果實糧十六石，賬上只記了四石多，有些東西，既沒記賬，又沒單據，收支不相抵。審查委員會任子文、王潤祥等到村後，先和村幹部談，該村主任李有雲說：「我們根本沒問題，一針一綫也差不下。」審委會就召集保管委員會委員和記賬的人漫談，清理賬目，同時到羣衆中調查。經過兩天功夫，發現在李有雲家裏私存果實米六十七斤，接着又召開羣衆大會，將果實收支逐戶對證，又查出李有雲私用了十五斤鹽、七十二萬元本幣、一口大鍋、一隻皮箱及其他零星東西。蔡底塲村實有果實糧十七石多，過去幾次統計，只說有十三石多，審查委員會去後，他們知道瞞不住了，承認還有四石多糧食未上賬。五月十四日行政村代表會上，審查委員會報告了清理果實中發現的問題。會上代表們聽了就叫李有雲自己檢討，李仍不接受錯誤，說：「我不識字，沒辦過事。」當引起大家的不滿。李國興說：「你不識字，沒辦過事，爲什麼向你要賬和收據你就不給，你家裏存放着果實糧你也不知道了？」賈潤生等人都說：「咱們是要老老實實辦事，知錯改錯啦，像你這樣怎能當區農會委員，爲羣衆服務。」在大家批評教育下，李有雲才承認錯誤，說：「我還是自私自利，存心要吃二毛（貪污），是我的錯誤，我一定要改正。」[illegible]把私拿的東西一一退出來，並建議區農會撤消他的區農會委員職務。[illegible]審查委員會又繼續到各村，[illegible]清理賬目，[illegible]向羣衆公佈。（王素芳、郝仙、郝明）

岢嵐李家坪羣衆
積極開荒地

（岢嵐訊）李家坪羣衆利用剩餘勞動力掏荒坡。該村一〇二戶人家，三五七口人，土地一千八百來垧，歷年實際耕種的只二千零五十垧，土地不夠種，有剩餘勞動力。今年墒土好，大家就利用時間掏荒坡。據初步統計，有六十戶參加，已掏下二百二十多畝，最多的掏過十五畝。貧農石喜存，早年從河北逃來時，就靠開荒起家。去年他收糧一石二斗多糜子，就是掏的荒坡。他今年雖已七十來歲了，仍扛上钁頭掏出十五畝荒地（內有一部是去年鋤過的秋坡）。（趙秀章、張繼業）

岢嵐九區
研究補救乏牛辦法

（岢嵐訊）九區召開區委員及村農會主席會議上，對於各村乏牛問題，研究了補救辦法：大家提出要學習吳家莊採用人力代替牛力的辦法。該村有四五戶自由組合兩個變工組，一犋四人，兩個人拉犁，一個人種，一個人拉耱；上午牛耕，下午人種，每天能種五垧地，現已種了五十多垧。其次要教育羣衆愛惜牛，固定人掌犁，早出早歸，地段太長的可分開段耕，使牛有喘息機會。同時普遍發動羣衆刨白草根，前半天耕地，後半天使牛休息放青。（占清、茂熊、良琛）

神池東峪村張福鎖
不勞動幾年沒改造了
今年農會強制他放牛
能解決了自己的口糧

（神池訊）東峪村張福鎖，全家共五口人（二十多歲的兩個兒都是啞子，自己不會勞動，非別人指揮不行），去年農會分給他牛一條，有土地二十多垧。張福鎖本人從小就不勞動（現有五十多歲），在舊社會時給地主打雜工，[illegible]他就[illegible]，由此養成他[illegible]、吸大烟、嫖破鞋、好吃懶做的惡習。[illegible]幾年間改造，但直到現在還未改造過來。在今年解決籽種困難時，他又提出要求，但羣衆一致拒絕幫助他，說他是不會改造過來的，餓死也不管。所以在第一次就沒幫助他，第二次解決困難時，仍未幫助他，看到今年羣衆[illegible]不上貸糧了，就很急了，[illegible]天天向農會請求，表示願轉變。[illegible]在放牛時間還規定[illegible]（鹿民）

臨縣劉家會村決定
婦女服軍勤記工辦法

（臨縣訊）九區劉家會行政村決定婦女服軍勤也要記工。五月十日，行政村召開積極分子會議上，婦女提出過去由於軍勤不公，影響了婦女軍工作。劉銀女提出各村過去可先召集農會中的婦女研究，再交全村婦女大會討論一具體作法，自然村婦女大會討論出：做一雙鞋頂十個工，[illegible]縫一條單褲頂一個工，[illegible]補襪子、挂包、米袋，洗衣服，[illegible]孫巧俊說：「這些不算，[illegible]」[illegible]第二天召開全村婦女大會[illegible]王自英說：「過去婦女的名字，[illegible]」青年婦女一樣頂工，[illegible]大家都說這個辦法很好。（劉長德）

河曲巡鎮代表委會
檢查糾正代耕偏向

（河曲訊）三區巡鎮代表委員會檢查代耕偏向。樊家溝由於沒有把代耕原則向羣衆講清楚，結果大家只注意到節省工，而沒有實事求是的解決軍工烈屬困難，軍屬樊二娃，本人又在村公所當書記，工作多，沒有功夫回家幫助生產，家裏只留下老婆娃娃，四口人的地只給代耕了三個工。但在河北、河南兩村則是另一種偏向。河北村共代耕九家，其中就有五家是全部固定代耕。某警衛連[illegible]戰士的老婆會紡織，生活不困難，除代耕全部土地又給分了石三米外，連担水也要羣衆幫助。經過討論，認爲要克服這兩種傾向，一定要按實際需要去處理，分別困難大小，決定幫工多少，不能死板。同時要教育羣衆和軍屬兩方，認清代耕意義，達到既不多加重羣衆負担，也能確實解決軍烈屬困難的目的。（朱元）

更正

五月六日本報第三版「新涼等三縣民主政權已建立」一則中，[illegible]係四斗小石之誤。一版「交城三區檢查救災生產」一則，三區係七區之誤，特此更正。

春季攻勢第二階段
西北我軍殲敵近兩萬
縱橫涇渭隴南連克縣城十四座

重要繳獲

各種砲	109	門
輕重機槍	442	挺
步馬槍	24399	支
司登衝鋒槍	923	支
榴彈筒	6006	個
砲彈	80000	發
子彈	1200000	發
望遠鏡	770	具
單軍衣	48470	套
布	24035	疋
糧食	15000	石

（新華社西北二十八日電）西北人民解放軍前綫司令部頃公佈春季攻勢第二階段（四月十七日至五月十七日）作戰經過及綜合戰績稱：我軍繼宜川大捷後進行的春季攻勢第二階段，包括進攻涇渭地區，光復延安，解放洛川，追殲逃敵及隴海西段、隴南地區粉碎胡馬匪軍反撲諸役。自四月十七日至五月十七日，歷時一月，大小戰鬥四十餘次，殲滅胡馬匪將近兩萬名，攻克與收復縣城十四座。

四月初旬，我軍以一部繼續圍困延安、洛川，誘使胡匪宗南自豫西陝東南調集九個旅兵力北援，於是胡匪部署乃被打亂，後方頓陷空虛之勢。我軍主力突於四月十七日晨，以雷霆萬鈞之勢，進擊涇河南北蔣佔區，一舉摧毀胡匪在西北構建八年之數百里縱深封鎖綫，並以閃擊姿態，渡過涇河汭河之濱，於十日之內，連克陝西之栒邑、永壽、邠縣、麟遊、長武、扶風、鳳翔、岐山、寶鷄、汧陽及甘肅之靈台、崇信等十二座縣城及織田、張洪、永樂、世店、常寧、虢鎮、蔡家坡等重要市鎮車站多處，斬斷了西蘭公路、西寶公路及隴海鐵路西段各數百里，封閉了匪巢西安與川、甘、寧、青、新的陸上聯系。胡匪遭此沉重打擊，不得不急令其北援洛川之部隊後撤，而孤懸北綫之延洛胡匪，以待援絕望，長慨覆滅，乃於四月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先後棄城狼狽南逃，我圍城部隊跟踪猛追，自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先後在鄜縣以南及洛川白水間與昨地區，連續予敵重創。此時，我西綫大軍又一舉攻克西北軍事經濟重要戰略據點之寶鷄城，並於達成搗毀胡匪西北軍要供應基地之任務後，主動撤離寶鷄，回師北上，攻勢矛頭直指平涼、涇川。胡匪連續遭受重創，乃傾其西北老本，圖作孤注之擲，計糾集整八十二師（兩個旅，騎兵五團、步兵四團），整三十六師（三個旅九個團），整六十五師（二個旅六個團），整三十八師（三個旅九個團），整一師（三個旅九個團），青年軍二零三師（兩個旅六個團，其中一旅有官無兵），整三十師之二七旅及三十旅之八九團，騎四旅等共七個整編師十七個旅之兵力，企圖「圍殲」我軍於隴東平涼地區，但在我軍靈活機動的打擊下，敵之計劃全被粉碎，我並於十天之內，先後又殲敵三千五百餘名。

綜合我軍春季攻勢第二階段光輝戰果如下：

甲、殲敵正規軍整七十六師師部（包括特務營、通訊營、工兵營），整一四四旅之新四十團全部、新兵一團一部、青年軍二零三師一旅之第三團全部又二旅六團軍官全部，搜索營之一個連，整六一旅之一八二團及砲兵營全部，暫二旅第五團之二營，整三十八師十七旅一部，並擊潰整十七師師部、整十二旅及四十八旅，又整八十二師、整三十六師、整六十五師等部亦受重大殺傷。

乙、殲敵非正規軍陝西保安十九團、陝西保安二十一團、栒邑、邠縣、永壽、麟遊反動地主武裝全部及扶風、鳳翔、長武等縣土頑等一部。

丙、共斃傷敵正規軍整四八旅一四四團團長吉翼仙，暫二旅五團二營少校營長沈鄉金以下四千一百三十人，俘敵正規軍二千一百六十八人，俘敵非正規軍整七六師師長徐保（已重傷斃命）、二零三師一旅三團少將團長雷夏電（俘後逃跑）、副團長吳寶周、政工室主任任逢猷以下五千四百九十一人，俘非正規軍邠縣指揮部少將指揮官趙璋、陝西第七區專員兼少將保安司令喬維森、上校保安副司令張樹本、陝西保安十九團上校團長李炳鈞、副團長馮承德、栒邑、邠縣、永壽縣長金炳嘉、李同璁等以下四千四百五十四人。

丁、以上兩項，連同平涼、涇川間被殲之胡馬匪軍三千五百餘人，共計殲敵一萬九千七百三十五人。

戊、繳獲各種砲一零九門，計榴彈砲一門、重砲十二門、山砲二十七門、迫擊砲二十七門、火箭砲四門、六零砲三十八門，重機槍六十八挺，輕機槍三百七十四挺。步馬槍二萬四千三百九十九支，司登衝鋒槍九百二十三支、自動步槍、卡賓槍六支，信號槍十一支，短槍二百八十六支，榴彈筒六千零六個，各種砲彈八萬餘發，各種子彈一百二十餘萬發，炸藥四千餘斤，望遠鏡七百七十餘具，電台二十八部，電話機一百三十三部，坦克五輛，汽車二十二輛，騾馬二百餘匹，麵粉五千餘袋，糧食一萬五千餘石，大米萬餘袋，單軍衣四萬八千四百七十餘套，土布二萬四千零三十五疋。

已、破壞榴彈砲、平射砲、迫擊砲等一百二十餘門，步馬槍一萬四千餘支，各種砲彈數百噸，各種子彈數千萬發，望遠鏡一千五百餘具，砲鏡一百二十具，坦克二輛，汽車六輛，裝甲車三列，機車四輛及其他汽油等軍用物資無算。

西北人民革命戰爭
更深推進到胡匪後方
為夏季攻勢建立極重要的有利條件

（新華社西北二十八日電）新華社西北前綫記者評論我軍春季攻勢第二階段的偉大勝利稱：這一攻勢作戰，由我軍主力大踏步挺進涇渭流域蔣佔區開始，到粉碎胡馬軍十七個旅之反撲為止，其結果是使西北人民革命戰爭更深地推進到胡宗南的後方。胡宗南修建已八年縱深數百里的對付陝甘寧邊區的封鎖綫，在我軍這一攻勢中，已被拋棄在西北解放軍的後面。在涇渭之間廣大地區內，胡匪賴以維持其統治的地主反動武裝，已土崩瓦解。特別寶鷄一役，使胡匪侵犯西北的重要軍事供應基地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在我軍方面，則不僅因光復延安、解放洛川，大大地鞏固了陝甘寧邊區後方及洛河以東新解放的黃龍分區，而且繳獲了大批武器物資，大大地補充與裝備了自己。特別有意義的，是經過這次攻勢，共產黨、解放軍與民主政府的正確政策、強大力量與政治威信，已經帶到了胡宗南心臟的大關中平原。這些，均給今後我軍的夏季攻勢建立了極其重要的有利條件。西北解放軍自二月十一日誓師南征以來，持續行軍作戰已逾三月，殲敵達五萬，等於去年十個月戰績總和的三分之二，而作戰區域又是在敵人統治地區，這均說明西北人民解放戰爭形勢的新發展。

寶鷄之役殲敵三千多
繳獲軍用物資堆積如山

（新華社西北二十八日電）西北人民解放軍於上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解放寶鷄縣城及該縣重要車站虢鎮之役，戰績統計如下：殲蔣匪整七十六師師部特務營、工兵營，一四四旅之新四十團全部、新四十一團一部，偽陝西省保安團第二十一團及寶鷄保警隊等部共三千三百二十五名，內生俘七十六師師長徐保（已重傷斃命）以下官兵二千二百四十八名，繳獲軍火物資堆積如山，計兵工廠一座，彈藥庫數座（包括彈藥三十餘窖洞），滿載軍火之火車七列，裝甲火車一列，機車四輛，麥子大米數萬石及布疋無數，其中大部發放救濟當地人民。在戰鬥中，曾有商民貨車兩列被截，其所載貨物原封未動，悉數由各貨主點驗領回。我軍於四月二十八日主動撤出時，只望遠鏡一項即撤出七百七十餘具。其為我軍破壞之軍火，雖不完全統計，計各種砲包括榴彈砲、平射砲、迫擊砲一百二十餘門，步馬槍一萬四千餘支，各種砲彈約數百噸，各種子彈約數千萬發，望遠鏡一千五百餘具，各種砲鏡一百二十具，汽油等其他軍用物資無法計算。

華萊士抨擊美帝援蔣
美國反動派的手上染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美第三黨總統候選人華萊士二十一日在美國西岸西雅圖發表政治演說，猛烈抨擊美國政府「援助腐敗蔣介石政府」的政策。華萊士稱：美國自對日勝利以來所予「中國」（按指國民黨政府）之武器，僅僅在中國人民中激起仇美情緒。繼稱：『在對日勝利以來之三年中，我們已給蔣介石腐敗獨裁政府五十億美元之援助，但縱使如此，這也不能避免中國封建主義之最後崩潰。過去三年中，美國平均每月運給中國的武器，為珍珠港事變至對日勝利期間我們每月運給中國武器之八倍半。』華氏指出：『國務院報告洩露我們把汽油和燒夷彈給予中國，而蔣介石即不分皂白地用這種武器去殘殺中國平民，這不僅燃起了他們反對蔣介石本人，而且也燃起了他們反對美國的仇恨之火。我們的手上，染滿了無數中國人民的鮮血。』

美帝對日源源貸款

（法新社東京二十四日電）日首相蘆田均於二十四日告衆院賠償委員會稱：日本今年將獲得美國貸款七億五千萬美元，蘆田所指貸款數目中之第一批，為六千萬美元之美棉信用貸款，此項貸款由美國進出口銀行及私營之大通、花旗、美國信託儲蓄等銀行分別投資。此外，尚包括一億五千萬美元之分期貸款及日韓建設基金中屬於日本之一億美元。

美帝正式公佈計劃
恢復日寇戰爭工業
竟無視中國應得之賠償利益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據合衆社華盛頓訊：恢復日本戰爭工業潛力之德萊柏報告，已於十九日正式公佈。根據此一代表美陸軍部意見之計劃，日本賠償總額將減至一億六千七百萬美元，而日本在中國及台灣之資產，亦得視為賠償品，並須與中國戰後賠償部份相抵銷。該計劃除恢復日本一般重工業外，並建議將飛機製造廠及私人軍火工廠自賠償名單中剔除，要求麥克阿瑟採取片面行動，以執行此種無視對日本作戰各國首先是中國利益的賠償計劃，至於對外貿易方面，則建議應儘速恢復日本私人貿易自由，並在「外國資本」（指美國資本）幫助下，提高日本輸出至每年十五億七千五百萬美元，超過其戰前輸出約兩倍，因此日本商船隊也將恢復至戰前的規模。另據法新社東京電訊：消息傳至東京後，以獨佔資本為背景的各大報紙，立刻整版塞滿了「深表感激」「仁慈」「寬原」「慷慨」等謝罪的字眼。「日本經濟」雜誌更露骨地表示了日本財閥們的願望說：「日本必須努力，永遠保持其在遠東國家經濟上的優越性。」

美決心關閉和平之門
紐約郵報抨擊美聲明說

（新華社陝北廿八日電）塔斯社訊：紐約郵報於二十一日發表題為「走向和平之路」之社論，尖銳抨擊美政府最近關於美蘇關係的聲明。該報寫道：從政府代表的聲明看來，好像他們已完全決心將和平的門關閉起來，以便我們能夠將力量完全集中在龐大的軍事預算上。該報要求美國探討一切可能與蘇聯獲致世界範圍的協議。

華萊士向美反動派挑戰
要求辯論美外交政策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美第三黨總統候選人華萊士於二十二日向美國反動的所謂「兩黨外交政策」的製造者范登堡、馬歇爾、康納利提出挑戰，要求和他們舉行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十次公開辯論。華氏廣播稱：「過去兩年中，蘇聯政府雖兩次答覆美國的建議，認為結束冷戰（編者按：所謂「冷戰」，是指美國反動派對蘇聯及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所進行的外交戰爭，因為並不開火，故被稱為冷戰）獲致協議的時機已至，但美國政府及共和、民主兩黨的政客們，卻對人民結束冷戰的熱望潑上一盆冷水，美國政府說：「我們已倦於再事談判」，但人民的回答則是：「我們厭惡戰爭，我們要和平。」」華氏繼稱：美政府不顧和蘇聯談判的藉口不僅是無力的，而且是可恥的。他說：杜魯門、馬歇爾、范登堡、康納利害怕他們的政策一旦被揭破並公諸於世後，將引起美國人民的反感，他們也害怕人民揭破這種政策如何使中國、希臘和巴勒斯坦無辜人民的鮮血沾在我們的手上。華氏最後列舉應行辯論十次的題目如下：（1）美蘇和平是否可能；（2）世界普遍裁軍與安全問題；（3）美國對德日政策；（4）中國及朝鮮問題；（5）美國與拉丁美洲的關係；（6）馬歇爾計劃問題；（7）中東及地中海問題；（8）世界資源之利用與貿易問題；（9）擴大全球民主權利之方法；（10）加強聯合國之方法。

神府一區二鄉是怎樣進行救災生產工作的

（上接第一版）

（三）全力動員通過一切形式進行思想醞釀，逐村逐戶解決問題造成一個眞正羣衆性的生產救死運動

鄉村幹部會議後，所有幹部都分頭回至各村，發動羣衆進行生產救死工作。其辦法一般的都是首先經過村民大會，積極分子和優秀農民會，不勤勞戶的座談會，飢民家庭會議等形式，進行了深入的宣傳和思想醞釀。其次就是通過羣衆意見，普遍組織了生產救死小組和委員會，在充分發動羣衆的基礎上，最後逐戶訂出生產救死計劃和逐戶解決問題。在通過一切形式進行深入宣傳和思想醞釀中，是收到了極大效果的。如我們在王家莊村民大會上將行署公佈的生產負担政策，和晉綏邊區各機關，特別是傷病員、休養員同志以無比的階級友愛精神，從自己的伙食中節省出來的糧食和物件捐濟神府災民，以及神府縣區各單位以每天三頓飯改吃兩頓飯節食救濟的事實，和該鄉一部分好吃懶做的人，拿到救濟糧，任意揮霍浪費的事實對照起來，反覆進行宣傳時，許多人竟感動的流出了眼淚。王重江老漢激動的跳起來說：「咱毛主席共產黨眞是把心操盡了，除開共產黨，還有誰能做出這樣的好事來。」還有人當場就質問二流子王黑豆說：「你把公家的三升救濟糧幾頓囫圇的吃完，你怎能對得起咱在前方流過血汗的傷病員？」對懶動的王侯狗提出批評說：「你沒口糧，公家給你吃上，你沒棉花，公家給你發上，你不能作重勞動，連一回野菜也不到地裏尋，是不是要公家養活你一輩子？」這些批評和質問，最生動、最尖銳的揭露了一部分人的寄生思想的顯著事實。全村九戶坐吃懶做的人，在羣衆這種無情的揭露和嚴厲的批評下，當場都自己責備了自己，並向大家宣誓決心積極勤勞生產，並願受全村羣衆監督。如有一個叫王家拴的說：「咱以前把算盤完全打錯了，第一次吃了五升貸糧，自己還嫌少，說怪話，眞沒想到公家的糧是怎樣來的，總以爲吃的沒有了就能領。現在我解下了，你們批評了我，我是滿心如意，今後一定會好好勞動，不信的話，做下事實，再叫你們看。」王黑豆也說：「我一定能照着你們的話走，如果以後不管誰再看見我浪吃浪喝，不勤彈，就任憑由大家批評處罰。」於是許多積極分子和勞動正派的王重江、王六六、王花全、王起作、王根拴等，當時都異口同聲的說：「好，只要你們有決心，好好勞動，那就好辦了，我們自願出來幫助督促你們，看你們做到做不到。」村民大會後，接着就分別召開了積極分子會、不勤勞戶的集體座談會和飢民家庭會議，又反覆進行了宣傳動員和思想教育。在積極分子會議上，是着重鼓勵他們，說明目前災荒的嚴重性，在災荒困難的年景中，如果能做好一件事，救活一個人，就是一件大功勞，可以立功記功，登報表揚，修書流傳，並啓示他們以身作則，實行互借救死，以自己的模範行動影響別人。這些宣傳是最能啓發他們的積極性和責任心的。他們說：「只要咱做下的好事，能表功立賞，叫大家都知道，那就出盡力氣也是願意的。」在開不勤勞戶的座談會和飢民家庭會議上，就着重抓住羣衆對他們的寄公思想的各種批評和意見，借貸糧的困難和貸糧來源，以及生產自救辦法等等進行耐心的宣傳說服。這樣的教育方式，是最能刺激他們的生產信心和生產情緒的。如經過這些會議後，許多以前只是從起眼皮等待救濟的人，都動彈起來了。男的種地，女的拾菜，實現着生產自救的辦法。其他各村也和王家莊一樣，經過深入的宣傳動員以後，都各有收效。各村在經過積極分子的活動和宣傳動員，提高了羣衆的認識後，就具體在羣衆中醞釀了如何實現組織領導和解決生產困難的方法。羣衆所提出的辦法是：一、按各村子大小組織生產救死小組，把勤勞戶和不勤勞戶混合組織在一起，勤勞的領導不勤勞的，大家幫助督促生產。二、各小組的困難問題，由各小組解決，小組解決不了，再全村解決。最困難的經過大家討論，由政府貸糧幫助。實行組救組、村救村、家族救家族的辦法。三、逐戶訂計劃，逐戶解決問題，對不會打算，不會管家的人，可由小組內指定人幫助管家生產。我們依照了羣衆自己的意見，先後在全鄉十五個自然村裏建立了四十二個生產救死小組，由羣衆自己選舉了積極負責、勤勞正派、辦事公正的人出來當組長。各大村莊又由羣衆選出了以三個人組成的生產救死委員會，領導各小組。這些委員和組長，就是羣衆中最優秀而爲羣衆所愛戴的積極分子。（該鄉舊的鄉村黨、政組織，因沒來得及進行整黨，幹部中有許多是思想不純、作風不純，這批新的力量也同樣給整黨工作奠定了基礎。）如王家莊選出王重江、王六六、王起則、王花全等爲組長後，羣衆都滿意的說：「這下可眞把咱心裏的人選出來了！」各村生產救死小組，在以組逐戶討論各飢民戶的生產辦法時，是採取了先由他本人說出他的情況和他自己想出的辦法及計劃，然後大家討論，確實幫助他想辦法，他解決不了的，由大家幫助解決，全組解決不了的，可建議上面解決的方式進行的。這是一種最實際、最能解決問題的方法。如王家莊一小組討論王侯狗的計劃時，侯狗提出他全家四口人，一個年老不能勞動，一個好勞力但有疾病，只一個女人，一個十三歲的男孩能作些勞動。共有二十垧地，只種了四垧，現存口糧二升，籽種四升，他表示以後再不浪吃浪喝，自己也上山拾野菜，但所餘的十六垧地，籽種不夠，按種不上。依據他的具體情況，小組討論中，王重江提出「只要你動彈，不會計劃，由我給你管家，籽種不夠，我先借給你二升穀子。」王虎厚說：「你要是能節省過活的話，口糧還不夠，我幫助一個鋤子，再給你拾一筐子野菜摻上吃。」就這樣一個一個提出自己的意見，最後決定：由王重江幫助當家，兩個半勞力，用人工按種地，萬一種不上，由小組幫助種，以後還工。籽種除小組幫助解決三升外，尚缺四升，建議上面借貸。口糧不足，由十一個小組戶，每戶幫助拾野菜一籃，不足部分由自己尋野菜補上。侯狗的問題，就這樣圓滿的解決了。討論到王恩寶家時，他提出全家五口人兩個勞動力，三十垧地，已種了二十六垧，因缺籽種尚餘四垧未種。現有口糧一斗，兩個女人天天尋菜拌吃，要渡到夏收，尚短一斗口糧，但家裏有一架織布機，王恩寶本人會織布，祇缺紗子。於是大家提出由小組負責幫助向貿易公司借領紗子五十斤，織成布即可賺米一斗，缺四垧地的籽種由小組內大家添湊借給。又如在彩林村討論當下就揭不開鍋的高生長、王唐效、王狗塵等三人的問題時，大家提出他們三人都是水手能拿船，於是就由小組介紹，向糧食局低價貸來一支河船，和別人合夥，專跑河運。會議上有賀老二、賀忠、賀立道等七人慷慨地把自己種的十垧苜蓿捐助本村和附近村莊的飢民採食充飢。再如王家坪村討論王拴萍時，拴萍說：「全家四口人的口糧自己靠紡織能解決，就是籽種困難，地種不上沒辦法。」當時大家提出他的幾家親戚日子過的比較好，可以借用解決，這下提醒了王拴萍，結果就向□家、姐丈、岳母等幾家親戚共借了籽種一斗五升，來種的八垧地，就全部種上了。總之，全鄉五百三十八戶中，二百四十戶最無辦法的人，都逐一按各家不同的情形和不同的生產能力，提出種地、拾菜、紡織、搗河運、互濟互借、變工雇工、政府借貸等各種不同的辦法適當地解決了他們的口糧和生產中的困難問題。這就是眞正有組織、有步驟地造成了羣衆性的生產救死運動，和貫徹了羣衆路綫的方法而得到的具體結果。

（四）貸糧和生產結合的兩種有效辦法

經過全鄉各村生產救死小組和各村民大會，進行逐戶研究和討論的結果，在二百四十戶最沒辦法的人中間，除五十四戶用各種辦法能夠投入生產進行自救外，尚有一百八十六戶需由政府發放貸糧。七石幫助生產，我們當時就按照羣衆的眞正需要如數撥出了貸糧。但如何使貸糧眞正完全有把握的用到生產上，這又是要我們愼重考慮的問題。爲了使問題處理的更適當，於是又到各村進行了兩天的討論和醞釀，經醞釀的結果，提供了兩種辦法：一種是對眞正勤勞節儉、無不良嗜好但因拉邊大或其他原因而不能耕作需要貸糧的人，可以經羣衆同意後直接以戶貸給一定數量的口糧和籽種。另一種是對不勤勞或不很勤勞且有浪費毛病的人，除自己想盡一切辦法而勵決心從事生產，但因缺口糧籽種需要給以貸糧時，可以小組或以村集體貸給，由小組長或村長掌握貸糧，按吃糧的人勞動一天給一天。這兩種辦法都是從生產出發，按不同的人，不同的情況提出的不同的辦法。凡是實行這種辦法的村莊都收到了良好效果。前一種辦法在過去許多地方已實行，成績俱在，茲不詳述。後一種辦法，在賀家塔已試行成功。其具體情形是：該村過去生產情緒不很好，全村四十二戶中不勤勞的或不很勤勞的就有十五戶（如賀恩科、賀平爾等曾將貸給的二斗口糧籽種浪費，未能用在生產上）。男女勞力合計二十個，共有地三百三十四垧，現在種上的，僅有一百五十六垧。二十個勞動力，每天可粗作按種地十垧，以此計算，需時十五天即可將所餘的一百七十八垧地按種完畢。每人每天以食一合半米計（再每人拌以二斤野菜），共需米四斗五升。根據此種情況，就組織他們集體變工搶種，集體貸了口糧四斗五升，由他們選出另外他們所信任的人保管起來，生產一天只領一天的口糧，現在已種上了半數以上，口糧都得到了解決。羣衆反映說：「旣浪費不了貸糧，又能督促他們生產，這眞是個好辦法。」現在全鄉七千三百二十二垧地，已耕種者爲六千四百餘垧，所餘熟地不久當可全部搶種完畢。

如果在神府的其他各區各鄉能夠即時的糾正偏向，推廣並有效的運用二鄉的經驗和辦法（我們已將二鄉經驗介紹各區參考採用）決心去做，我想領導生產救死工作，當不致成爲極大難事，嚴重的災荒，是一定可以戰勝的。

以上所述是否有當，請閱後指示。

此致

敬禮！

王朗超　五月廿七日

蒙古女同胞的話

河府新區通訊　張占元　侯　憲

「靈靈老鄉，八路神聖，你們救了我一家！」這話出在一個蒙古女同胞的口中。

事情經過是這樣：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同長灘村長正在街上和老鄉談話，碰着一個騎騾子的人，這人慌慌張張，鬼鬼祟祟，一看就不像個正派人。我問：「那裏的？幹什麼去？」他答：「就這裏的！」我們聽他不是本地口音，他說：「我是河北人，來這裏多年了，朱五奧連長像走我老婆，我哥哥給了我條騾子，在安定壕買了家產，……」語句說的很混亂。我們把他叫去盤問，他說他的名字叫王云賢，並說：「上面（指準格爾區）的人多，有五個就成。我們把他叫去盤回來……不用人多，有五個就成。」

這傢伙儘量裝作鎮靜，晚上也住下了。黑夜我到老鄉家裏去調查，才知道這傢伙原是朱倔揚清部下的上士「張文奮」，不只在這一帶害了許多農民，而且在去年六月間，到府谷搶了一位十六歲的女孩子，供他發洩獸慾。十二月間，我軍解放長灘時，將這傢伙俘獲，經教育後他生產，誰知這傢伙殺人心不退，又跑到朱匪那裏，這次又回來禍害老百姓了。

夜深時分，天黑洞洞的，在回村公所的路上，碰見一男一女，女人裝飾很奇特：頭戴兩串紅珠珠，身穿黃馬褂，藍大衫。我問：「幹什麼的？」一女人害怕的躲在男人背後，他們很低的回答：「蒙人！」我怕他們受驚，給他們解釋了一些，這話清講。她摘下頭上的珠珠，一把拉住我的手說：「我丟了騾子，一家人活不成了，老漢七十歲了，我五十歲了，小娃十二歲，就靠這個騾子過活，今兒朱五奧當兵的搶走了，他沒良心，他在我家吃了喝了，臨走搶了我的騾子，害了我一家！」

我想起我剛才調查的那件事，告訴了她，她雙手作揖說：「天哪！就是他，靈靈老鄉，八路神聖，救救我！」

我們將土匪「張文奮」扣來了，她抬上去哭訴，又在朱五奧良心，你吃喝我，你害我，你在日本……」她又扭過身，又作揖又叩頭：「八路神聖，救救我呀！」

我們將她的騾子歸還了她，她牽着她的大黑騾子，一再踏她：「我家住在安定壕，叫討吃峁，來，來啊，我們」上了路，並告訴她：「今後有事情，去找蒙漢區政府給你辦！」